

壹、前言

「遵守規範還是踰越規範？」這是我近幾年擔任大學教師以來內心深處時常產生的困惑。我於三年多前進入大學任教，在高等教育領域算是新手教師，從剛開始對新環境的摸索，到目前的逐漸就序，心態上還是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，此種不穩定時常顯現於對外在環境的認知，以及內在的自我認同層面。思考這個研究問題的起始點是：「我要遵守規範，當一個在現有環境中生存得很好的大學教師；還是要踰越規範，追求自己理想中大學教師的角色與定位？」之所以有這樣的問題產生，前提是，我的自我認知已經與現有的規範產生衝突，需要尋求得以平衡兩者的另一條出路，這當中又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，如果要「遵守」，那是如何去「遵守」？若要「踰越」，又可以是何種「踰越」姿態？

近幾年來，臺灣（甚至是世界各國）的高等教育在全球化與大學數量過多的影響下，呈現出高度競爭的狀態，為了招生，大學得拿出許多辦學績效，成果也都是藉由數字所決定。周祝瑛（2011）提到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，高等教育機構的營運已由國家稅收補助轉為使用者付費的型態，所以為了維持大學的運作，在政府無法負擔多數經費的情形下，轉變成學生需要負擔較高的學費，於是，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為了生存競爭與搶占市場，而變得日趨商業化；再者，在「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實用主義」的作用之下，高等教育開始強調經濟效益，傳統的大學理念與價值被忽略，大學的發展也被導向為要配合經濟發展需求，其結果是，大學品質的好壞是由數量高底所決定，包含論文數、研究出版項目數量、學生人數、畢業生就業率等。

在如此工作環境中，大學教師背負著許多壓力與期望，需要長期要求自己成為一位「多產」的人——生產論文、生產計畫書、生產成果報告、生產學生的就業率，以及生產評鑑檔案等，尤其是新進教師，除了繁重的教學研究工作外，還需要協助其他額外的行政工作，此外，同時背負著升等條款，被要求在限定期間內完成升等，否則將會失去現有工作。這篇文章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構思成形，本文的第一個目的，是筆者對於自身工作情境及高等教育環境的覺知與省察，以釐清環境中存在哪些規範與限制。第二個目的，是想藉由法國哲學家M. Foucault（1926-1984）的觀點，對於上述

層面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，「規範化」(normalization)是Foucault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，它所談的是社會情境如何經由規範的作用，去形塑個人的主體，經由此作用，個人也改變了對於自身的認同。在高等教育的環境中，我想探究，自己究竟歷經了哪些規範化的歷程，以及它如何影響了我對於自身的看法，甚至是對於教育的看法。至於第三個目的，也是最主要的目的，經由Foucault與自己經驗的對話，我亦歷經一種自我教育的歷程，Foucault是我的研究領域，但他的思想不只是我的研究對象，更進一步地，也是我的自我生命教育的重要動力與媒介，Foucault晚期思想著重於探究個體如何認定自身為性(sexuality)的主體(Foucault, 1984/1992)，藉由他的想法，我想釐清自己如何被形塑，以及如何認定自身成為高等教育的主體。

在一篇名為〈知識份子與權力〉¹(Intellectuals and power)的選文中，Foucault與Deleuze討論到理論與實踐的相關問題，Foucault(1977: 208)認為：「理論不在陳述、轉譯或應用實踐，而是它本身即是實踐」。²在“The Masked Philosopher”這一篇訪談稿中，Foucault提到類似的論點，認為哲學不是在建立特定理論或維護某些真理，而是它本身即是實踐，此種實踐是：「使個人得以將自身與慣於被接受為真的所有事物分離，並尋求其他法則。」(Foucault, 1980/1997a: 327)在Foucault對哲學的定義中，哲學不是為了證成某些真理，也不是針對「對與錯」、「是與非」的判斷，而是它本身即為一種實踐，是敢於質疑自己、質疑真理，用不同方式去思考、去行動的實踐，透過此方式，自我的行為、自我的組成、自我與他者的關係，同時經由此實踐而轉變。在這個思考點上，哲學本身是理論，也是實踐，它是一種關於自我的教育理論，也是自我的教育實踐，對哲學的思考，即是自我教育的歷程。所以，在本文中，我想藉由對Foucault理論的思考，將它轉化為一種個人自我教育的實踐，此種實踐的目的，在於將思維由本來習為以常的固有模式中抽離出來，並將自己雕琢成為一位在

¹ 這是一篇Foucault與Deleuze的對談稿，錄音時間為1972年的5月4日。

² 依據何乏筆(2005)的詮釋，Foucault所談的實踐並不僅是在實踐理論，而是一種「哲學工夫」，它是屬於修養哲學的範疇，Foucault晚期的研究有助於反省哲學修養與學術研究間的關係，對Foucault而言，哲學不僅是「思想體系」的歷史，也包含許多修養模式，它是一種徘徊在修養與學術之間的生命狀態，在此種哲學下，實踐是理論不可或缺的動力，同時，理論的反省會伴隨著實踐，並促使實踐重新調整。